



马伯庸
笑翻
中国简史

马伯庸

著

非外借

马伯庸

笑翻

中国简史

马伯庸 — 著

A BRIEF
HISTORY
OF CHINA
BY
MA BOYONG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伯庸笑翻中国简史 / 马伯庸著.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0.4

ISBN 978-7-5404-9070-6

I. ①马… II. ①马… III. ①中国历史—通俗读物
IV. ①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17950号

上架建议：畅销·文化随笔

MA BOYONG XIAOFAN ZHONGGUO JIANSHI

马伯庸笑翻中国简史

作 者：马伯庸

出 版 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邢越超

策划编辑：李齐章 王 维 蔡文婷

特约编辑：王 屿

营销支持：侯佩冬 傅婷婷

封面设计：云中工作室

版式设计：潘雪琴

出 版 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00mm×995mm 1/16

字 数：140千字

印 张：16

版 次：2020年4月第1版

印 次：2020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9070-6

定 价：49.80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010-59096394

团购电话：010-59320018

序

贯穿中国历史的主题

2004年，我在新西兰读书。我所在的小城镇是个极其无聊的地方，晚上一过六点，大部分店铺就关门了。有的同学和异性朋友聚会，有的同学开车去另外一个城市的赌场消遣。而我作为一个标准的宅男，只想缩在家里看书或者上网。这里的大学图书馆中文书很有限，而且多是学术类的，几乎没有流行小说，我反复搜检，只借到了一本《史记》回去翻，翻来翻去，无意中看到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

人在穷极无聊的时候，思维往往特别敏锐，看事物的角度也与平时不同。《史记》我从前读过，浮光掠影一扫而过，但当我再次读到这故事时，空虚的脑子里却突然产生一个小小疑问——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故事？这个疑问很小，却在我的脑海里反复纠缠，挥之不去。

我心想左右无事，遂决定查查资料考证一番，为自己把这个疑问彻底解决。

我最初的目的，只想为一个小小问题找出一个小小答案。我从斩白蛇查到了赤帝，从赤帝又查到了顾颉刚的疑古论，从顾颉刚又顺藤摸瓜找到刘歆，接下来三统说、五德终始说、天人感应一路调查下去……结果我很快发现，随着考证的不断深入，范围越来越广，资料越来越多，从一个汉初小典故的冰山一角，竟牵扯出纵贯整个中国历史的大主题。这感觉有点儿像是《黑衣人》里的威尔·史密斯，本来只是个抓小毛贼的警察，最后却被牵扯进了外星人毁灭地球的大阴谋。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骑虎难下，不能也不舍得停下来，便不自量力地继续挖掘，并把整个考索过程写成一篇文章，发到了天涯社区的“煮酒论史”版块上——这就是本书的雏形。

最初的网文连载只有三万多字，兴之所至，游戏文字，因为行文匆忙，还充斥着不少望文生义的叙述和考据错误。我的一个朋友赤军评论说：“你这篇东西里的漏洞，简直可以拿来做网兜了。”这次有机会出书，我不敢掉以轻心，三顾赤军于小饭店，请他帮我把关。赤军是个有情有义的好汉，不光帮我修订了若干错误，还四处搜集增补了许多材料，终于让这个网兜变成了一个布口袋。在这里要对其特别

鸣谢。

历代王朝的德性是一件无聊而重要的大事儿，如何把一件无聊的事儿尽量说得有意思又保证精准翔实，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工作。如果读者能够开卷通读不闷，掩卷略有所得，我想我就心满意足了。

目 录

序

- 贯穿中国历史的主题 001

第一章

- 秦的统一

从刘邦斩白蛇说起 003

倒霉的无名数学家 008

花里胡哨的五行学说 014

五德有始终 021

第一个称德的王朝 026

第二章

两汉

造座庙祭祀黑帝	035
“拨乱反正”的成与败	044
儒生开始瞎掺和	050
皇族神棍登场	058
当大儒撞见大儒	069
始明火德	078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

生也不行，克也不行	087
土魏和火蜀	094
庚子岁，青盖入洛阳	102
白坑破	110
三家抢水德	115
链子断掉了	121
打酱油的也有德性	126
德性和“亲情”	132
忽略了近一百八十年	139
色彩斑斓的北周	146

第四章

从隋到宋

两条链子终于合并	153
大唐千年历	161
统一以后再动乱	168
石头里冒出来的德性	179
点检作天子	185

第五章

宋代以降

宋人的正统论	195
某看天上	202
金人偏偏是土德	209
就这一个也像太医	216
明朝三重火	224
落幕前的沉渣泛起	230
是糟粕就该摒弃	237



第
一
章

秦的统一

马伯庸笑翻中国简史

从刘邦斩白蛇说起

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曾在《史记》里讲了这么一个神神怪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

那时候汉高祖刘邦还叫刘季，正当着泗水亭长，某次押送民夫去骊山做苦工，半道上民夫就逃了一大半儿。于是刘季干脆渎职到底，把人全给放了，然后带着十来个新收的小弟收拾行装，打算上山落草去。

那一晚，刘季喝得醉醺醺的，趁着月色，领着小弟就奔一片沼泽地里蹚过去了。走着走着，有个探路的小弟回来禀报，说前面有好大一条蛇拦住了去路，咱们还是绕道走吧。刘季酒壮人胆，闻言是一梗

脖子，一挺胸脯，口出狂言，说：“俺们是壮士，壮士走在道上，有啥可怕的?!”于是冲上前去，拔出剑来，就把那条蛇给剁成了两截。然后大家高高兴兴走了过去。

离奇的事情随后就发生了，据说在刘季他们走过去以后，又有什么不知死活的家伙半夜里走黑道，来到了大蛇被斩的地界，突然瞧见一位老太太正跟那儿放声痛哭，哭得这叫一个惨呀。那人就问了：“老人家，你为啥哭啊？”老太太回答：“我儿子让人给杀啦，所以我才哭啊。”那人挺八卦，就继续问：“你儿子是为了什么被杀呢？又是被什么人给杀了呢？”老太太一张嘴，口气凶得吓人一跳：“我的儿子是白帝之子啊，化身为一条大蛇，拦在道上，如今被赤帝的儿子给杀了。”

八卦男听了这么荒诞的事情，差点儿一口老血喷出八丈远——哦，你儿子是白帝的儿子，那么你老太太就是白帝的媳妇儿了，白帝是啥玩意儿？白帝是西方天帝啊，敢情我大半夜的走黑道儿，竟然撞上天后娘娘，乌漆麻黑见神仙，这哪儿说理去！于是当场揪住老太太说：“你胡说八道，想要隐瞒杀人的真相，走着，咱见官去！”谁料想老太太“呼”的一声，突然间就消失不见了。这下可把八卦男给吓坏了，只好哆哆嗦嗦、连滚带爬地继续往前走。

转过头来说刘季，他喝多了酒再一砍蛇，活动了筋骨，醉意就直

泛上来，走出没多远就趴地上睡着了，小弟们只好跟旁边伺候着。就这么着，八卦男走了没多远，就追上了刘季一行人。说来也巧，刘季早不醒，晚不醒，八卦男一来他就醒了，八卦男就问：“你们有没有见着一位老太太在路边哭？我见着了，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可吓人哪！”

刘季听了这话一激灵——合着我杀的不是蛇啊，是什么白帝之子，这么说来，我也不是凡人哪，我是赤帝之子！嚯，他立刻尾巴就翘上天了，照照镜子，怎么看怎么觉得自己非同凡响，真是太了不起啦。小弟们当然更吃惊，从此对刘邦是又害怕又恭敬，铁下心来要跟着这位老大去打江山了。

拿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个故事实在是有点儿荒诞不经，只能当神话传说看，不能当真。古代人迷信，古代史书里多多少少都会掺和些这类神神鬼鬼的故事。

可这个神鬼故事，却有三大奇处。

其一，司马迁写《史记》，上起三皇五帝，年代久远无法考证，那年月除了神话传说也找不到什么真实材料，神神鬼鬼的本就难免；可是作为汉朝的臣子，汉朝的真实历史资料司马迁应该都全，他却偏要把这么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堂皇记录在案，这究竟是为的什么呢？



其二，为什么一听到这么个“又白又红”的故事，刘邦心里就美滋滋的，而周围的小弟从此也更敬畏他了呢？神仙是很了不起啦，可是堕入凡间的神仙的儿子就不见得多了不起了。

其三，我估摸着现在要是有人能穿越回去跟刘邦讲起这个故事来，刘邦自己都得一头雾水。这跟“大楚兴，陈胜王”不一样，不是为了政治宣传而在当时就编造出来的革命故事。估计在刘邦整个革了秦朝的命，进而革了西楚的命，再削平诸侯，然后带一身伤踏踏实实回长安做最后一两年太平天子的时候，他都还没有听说过这个故事。

好吧，我们就来尝试回答这几大奇处。首先，司马迁作为汉朝的臣子，写汉朝的历史，那就身不由己，有些事情明知道是真他也不敢乱写，有些事情明知道是假也必须记录在案，这个汉高祖斩蛇起义的故事，就属于后一类。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这件怪事儿原本《史记》里并没有，是后人学术造假，硬给塞进去的。关于这种可能性，咱们暂且放在一边，后面得着机会再做详谈。

其次，刘邦之所以一听到这么个“又红又白”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就高兴，是因为这类事情的象征意义非凡，说明老天爷在他刘季落草八字还没一撇的时候，就敲定了会让他得到整个天下。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这个故事刘邦本人从来没有听到过，因

为那是后人编造的。倘若由刘邦来编这个故事，他说不定会把自己编成是黑帝之子，而不是什么赤帝之子——为啥是黑帝之子，这事儿咱们后面再谈。

所有这一切，都要涉及中国历代王朝全都关心的一件超级无聊的大事儿，也是再重要不过的宣传方针：德性。北方的朋友们请注意，不要把这里的“性”字读轻声……

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问何哭，嫗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为见杀？”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嫗为不诚，欲告之，嫗因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

——《史记·高祖本纪》节选

倒霉的无名数学家

所谓“德性”，这个“德”就是指的道德，所谓“天命无常，惟有德者居之”，可见咱们中国人几千年前就在讲以德治国了。至于“性”，指的是属性。德性就是道德的属性，国家政权的属性。

西方讲究“君权神授”，中国讲究“受命于天”，两者虽然表面上瞧着意思差不多，不过具体操作起来区别可就大了。西方的神再怎么无形体无容貌，三位一体，终究有其实在的一面，而中国的“天”则彻底是个虚的概念。就好像“道”一样，虚无缥缈而又无处不在，仿佛《一九八四》里的老大哥，随时偷窥君主的行为，假如君主做了什